月亮落在树梢上

张淑清

月亮落在树梢上,父亲扛着一把锄头走回院子,月色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身后是比身影更长的路。狗儿从迎面吹来的风里,已经识别父亲的身份。那些由泥土、汗水以及旱烟叶子掺杂发酵的气味,村里的狗熟悉,草木也熟悉。一粒米、一朵花都清楚,那是父亲的味道,一个村庄的气味。

昨晚的时候,父亲就收看过天气预报,今天晴朗,万里无云。无论刮风下雨,父亲必然去地里走一走。看不到庄稼,他摩拳擦掌,坐立不安。吃过一碗玉米粥,父亲就出门了。父亲出门时,日头刚醒,在山坳伸一下头。村子的鸡鸣倒是很早,嚎一嗓子,树醒了,再吼一声,河也醒了。井没有废去,它照常被一只铁桶或者水管拎着、吸着。浇一浇菜苗,让一些牲口解解渴。井水被倒入一只泥瓦缸,等着一瓢一瓢舀进锅内,进行一日三餐的烟火。父亲的衣襟上仍粘着昨晚的月色,嗅一下,有麦香,有一条河的歌音,有野鸟划过的翅印,有蛙声停在衣袂,也有一滴一滴露水落下来的滴答声。

父亲肩上搭着一条毛巾,脑袋扣着一片山芋的叶子,叶子湿漉漉的,刚摘下还散发着清新的气息。趿拉着拖鞋,左脚的拖鞋和右脚的不是一对,鞋面也坏了,被一根破布条固定着,他管不了这些,只要能穿就行。父亲舍不得丢弃任何和他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物什,窗台上躺着豁口的镰刀,墙壁上悬着碎了一截的镢头,柜子上立着不走的老座钟,木头匣子里卧着上世纪60年代戴旧的一块手表,老房子换了两次瓦,换汤不换药。这一件件物什和父母息息相关,每一件物什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它们陪着父亲和村子,一起慢慢老去。

父亲重复着昨天走过的路,那些弯曲的、笔直的、坑坑洼洼的小径,仿佛生长在父亲身体里的脉络,它们一条条、一根根直达人的灵魂,和父亲一道接受尘世的风雨变迁。随意扯起一根,都会说出很多经历。一条路没人走了,就荒掉了,被草堵死。父亲总是走村里人不走的路,他独自修好那条路,用镢头和犁铧,开出一处田地,种上谷子和糜子还有荞麦。秋天了,收回家,总留一部分在地上,不割,让那些鸟儿来吃,每年如此。父亲在大地上种庄稼,收获粮食,也在默默地修行。

我们选择城市住下来。住的高楼,像挂在一根根树干上的鸟笼。月光偶有落在树梢,月亮不及村庄的浑圆,缺少什么呢?也许是一种精神。我就是借着这样弱不禁风的月光,给住在城市的日子写几首诗,写一篇篇小说。深夜下班的小巷,踩着纤细的月色,不至于迷失回家的方向。田里的庄稼灌浆,穗子一天比一天结实,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父亲与庄稼形影不离,这个季节,谷物需要父亲的陪伴。垄上没有一棵杂草,一块石子。父亲在地头,坐一坐,如禅,植物也喜形于色,心底踏实。大多时候,父亲卷上一支喇叭筒烟,一边津津有味地抽着,一边眯着眼,欣赏着他的家园。这一棵棵庄稼,像他俗世里的儿女,亲切又落落大方。父亲了解它们的习性,身上的每一个变化,这棵稻子被马蹄踏过,至今直不起腰;那株玉米被车轮辗轧过,依然朝上伸展。父亲喜欢在月亮升起时,和作物促膝长谈,相依为命,不离不弃。月光下,父亲语速缓慢、不急不躁,藏住平素的火爆脾气,说一会儿,停下来。与它们对视一番,会意一笑,眸子里盛着世间最美好的深情与悲悯。父亲在地坝逗留很久很久,月亮偏西才轻轻回来,进得屋子歇息。父亲蹑手蹑脚经过我们的炕前,带进一阵风,风里是粮食的馨香,是大地的消息。只是那样的夜晚,多年以后是用来怀念的,我们习惯在时光隧洞,伸手一掏,就是一弯皎洁如初的月亮,月亮落在村庄的白杨树上,守着月光的人愈来愈少,他们毅然决然去了远方。

年少时,我们跟着父亲,跟着一匹犁地的马,跟着飘浮的白云,在大田内走来走去。天蓝得一尘不染,父亲在前,我们在后。一天的时间,在大田里度过,月亮落在树梢上,马来了,又去了。把地趟了一遍又一遍。马车和犁铧穿过田野,穿过浓烈如酒的月色,将谷子、豆子、稻子、麦子运回家。

马和父亲如出一辙,经常披星戴月,辛勤劳作。马累得精疲力竭,月亮下,吃一口草料,沉思半天。父亲弄不懂的问题,说给马听,马和父亲推心置腹,在月光如水的晚上,分不清他和马有什么不同。父亲在村庄,活着活着就成了一匹老马。他和马可以共赏一轮月,在绵长的光阴里彼此称兄道弟,疗疗伤。

村庄有树,月亮一来,落在树梢上。我在月上柳梢头时,和一个男生约定海枯石烂情不变,最终,他的月色里,没有我,我的月光下住着另一个人。我们一别两宽,再无瓜葛。或许,此刻,他和我一样,静静坐在月光深处,凝思与遐想。没有树依着的月亮,它如我一般,孤独。

节气风物

小暑时节

江初昕

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小暑时节,正是田间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的季节。

菜地里也是生机盎然:豇豆、丝瓜爬上了藤架,织成一片浓密的绿荫;西瓜、甜瓜躲在郁郁葱葱的叶子下悄悄吸收土壤里的营养,酿造满腹的甜蜜。而稻田里的稻谷抽穗扬花,随着温热的风左右摇曳,仿佛是在提前报告丰收的信息。一排排玉米宛若挺直腰杆的士兵,叶下冒出鼓胀的玉米,头顶上飘动着各色美髯。

春天有百花盛开,盛夏同样也有各种花卉打扮乡野,那些花草沐浴着阳光开放,葵花、荷花、蜀葵、木槿以及田野上一切不知名的野花……辽阔的大地上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感到踏实和满足。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到来,意味着即将进入三伏天。午后到傍晚经常有雷阵雨,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间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让人猝不及防。一阵急雨后,骄阳又露出热辣的脸孔,蒸腾的空气中富含水分子让人感觉异常闷热。虽说这样的天气让人感觉不舒服,但小暑时节充沛的雨水对农作物生长有积极作用,也预示着丰收的好年景,农谚有“伏天里的雨,锅里的米”之说。

小暑正是农民最繁忙的时节,种植蔬菜,备足过冬。

此时离入伏已不远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知了躲在浓密的树荫里扯着嗓门鸣叫,给炎炎夏日增添了一丝燥热。田野里热浪滚滚,暑气升腾。

小暑也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春夏养阳”,人们也在工作劳动之余,注意劳逸结合。炎热的气候,人体出汗多,消耗大,易感到心烦不安,夏季为心所主,只有平心静气,才能保护心脏机能,符合“春夏养阳”之原则。

古人认为“喜怒不节则伤脏。”这是因为人体的情志活动与内脏有密切关系,不同的情志刺激产生不同的病理变化。中医养生主张一个“平”字,即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可有过激之处,如喜过则伤心,心伤则精神涣散,思想不能集中等。心为五脏六腑之首,一切生命活动都是五脏功能的集中表现,而这一切又以心为主宰,有“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之说。在情志方面,喜为心之志,这“喜”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使心情舒畅气血和缓。故夏季养生重点突出“心静”。

“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在暑热中,不妨寻一荫凉处,读读书,喝喝茶,读书消夏,心静自凉。白居易曾写过:“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正是这心静自然凉的最好诠释。

本版插画 董昌秋

一个人到山上走走

(组诗)

王文军

一个人到山上走走

一条荒废的野径
众鸟飞尽,流云孤闲
一场盛大的绿
隐藏起她的来龙去脉

山弯的凹处
渗出一泓清澈的泉
像一面透视的镜子
使我看清一座山的
宽容与隐忍

杂草漫过荒冢
麻雀,或者乌鸦
还有一些说不出名字的鸟
把天光聒噪得慢慢暗下来

野径一头扎进草丛
惊起无数的鸟鸣、花香
留下我一个人
愣愣地站在那里
不能鸣叫,也不能开花

老榆树

我猜过老榆树的年龄,但猜不准
我爷爷小的时候
它就长在这里
就这么老

我查过县志,有照片有简介
标注的树龄却让我怀疑
我决定放弃追索答案
万物有灵,生命本身就是秘密

从树下走过的人
有的早已成为泥土
有的走向远方,长成树
树的上面,是空荡荡的天

它在继续老,又继续长出新枝
这新枝意味着生命之旺盛
每一次相遇,我都惊叹自然之神奇
并深深感叹

在白桦树下发呆

我躺在白桦树下
白桦树长在山坡上
山坡长在草原上
草原上有草就足够了
还长着成群的牛羊
白云要是再低一点
伸手就能摘下来
那些悄悄溜走的云朵
一定是受到风的教唆

此刻,一个困扰多年的
疑团,豁然解开
什么也不说,就这么躺着
盖着树荫,沐着风
我不知道这就是幸福
甚至也不曾知晓
你安静地坐在我的旁边
看着我安静地发呆

山溪

遇到它之前
我已经在山林中走了很久
它哼唱着俚曲
调子有多高
山林就有多寂静

它清澈得好像没有一样
树木和花草
把它当成一面镜子
静坐在溪旁的一块石头上
体内的人群也一起向低处流去
只留下空虚的回声

在太阳落山之前
我哪也不去了
这样的时光,我要慢慢度过
云彩在溪水里燃烧
在移动亦真亦幻的身影

读书

理论之美与概念之趣

韩文鑫

阅读法国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的《六说文学批评》,让我想起了家西边的麦田。

那年,小麦长到一刀韭菜的高度,鸟儿也来了。那真是个生机勃勃、令人激动的季节,家西边大块的麦田里,麻雀、黄鹌儿等等的鸟儿们,在那片平平展展的麦垄间飞进飞出、窜来窜去。

我自小是个笨孩子,捕鸟遛兔子都很外行。外行归外行,却常常撵着一帮孩子看热闹,可是,始终不得要领。人家跑,我也跑,人家蹲下,我跟着蹲下,等到有人喊“中了”,大家都像听了冲锋号一般向目标冲去的时候,我也跟着跑,却不知道目标在哪!所以,关于家西边麦田的鸟情,是我爸描述的:鸟很多,细柳叶、家雀、呼巴拉、黄鹌儿、麻鹌儿都有,主要是黄鹌儿和家雀。

黄鹌儿和家雀,鸟性不一样。打黄鹌儿,用弹弓最好。追到黄鹌儿,这鸟却不肯马上飞,而是蹲伏在麦地里,盯住打鸟的,看你如何反应。若耐不住性子,抻开弹弓就打,十有八九打不着。会打黄鹌儿的,都要绕着它转几个圈。黄鹌儿盯住人,跟着转圈儿,就转晕了,这时,是发弹的最佳时机。家雀却不同,这鸟飞起一团雾,落下一大群,弹弓子不好使,家雀在麦垄里来回乱窜,眼神也敏锐,绝不像黄鹌儿盯住人跟着转,但凡看见人有动作,突儿一下,就飞走一群了。捕家雀要用大网。那时候,有网的人家不多。我爸是个老下海儿的,他有一副搬网,网片有两米见方,那一年抓家雀,派上了用场。

那天头晌,我爸下夜班回家,本该睡觉休息,无奈何,他身上揣着两辈子打鸟捕鱼的神瘾(我这辈的瘾头也让他没收了),又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就取出网来,带着一帮孩子,去了家西边那块地。

到地中间,选块相对高些的麦苗,把网片扣在麦垄上,冲南的方向留着口子,东西北三面用土块压住网角,然后,所有人到南面地头,横作一排往北走,鸟儿们就非常听话地从麦苗间隙向北窜去。其中,家雀居多,也有黄鹌儿、麻鹌儿。

最后的时刻,无数只鸟钻进了网,四平方米的渔网网住的麦田里,就像开了锅的高粱米粥,连翻花儿带冒泡儿的。家雀、黄鹌儿装了一网袋。回到家门前,赶鸟的孩子们都分得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还剩半网袋的家雀和黄鹌儿。我抓着网袋冲回家,乐得忘乎所以,打开网袋就往外掏,没想到,扑棱棱,有少半袋的家雀,一下飞出来,寻着打开的窗子,逃走了。

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多少年后,我业余做起了和捕鸟相类似的工作——创作文艺评论。

没开玩笑,搞文艺评论,真的很像捕鸟。文艺批评的困难也和捕鸟相似,面对的作品,品种繁多,面貌各异,生机勃勃,似是而非,各有意趣,还极其能“窜”,就像麦田里的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捉住,更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归类,即便发明了一张很有“概括性”的网,一网扣下,也和麦田里的结果一样,家雀居多,也有黄鹌儿和细柳叶。

在文艺评论队伍中,我和当年在捕鸟队伍中大致类似,追着赶着随大溜,主动作为很少,所以,直到今日,还勉强算是个文艺批评爱好者。和当年有所不同的,是在追随的过程中,我有了欣赏的机会,欣赏前辈和同好精彩作品和创作过程的机会。

在一次阅读评论家陈晓明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了法国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的书《六说文学批评》。

阿尔贝·蒂博代,生于1874年,卒于1936年。蒂博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法国文坛,他的批评文字以宽容、稳妥和亲切而享誉。他在1922年连续作过6次有关文学批评的讲演,1930年以《批评生理学》为名结集成书,后来中译本取名为《六说文学批评》。该书为学界熟知的是将文学批评分为三个区域: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后来经常被引作区分不同批评人群的依据。

读过后,忽然感觉我所作的评论不正是蒂博代所谓的“自发的批评”吗?我很激动,按照蒂博代建议的“感觉、理解、帮助形成现在”的路径深入进去,这些评论就有了自己的落脚点。面对我的麦田,似乎找到了捉住评论的网。我很兴奋地通过微信,把这一发现传递给评论家曾镇南,没想到,曾镇南说蒂博代还是有些书生气,并推荐另一本对文艺批评进行划分的书《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书中对批评的分类为: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

比较之下,我理解了曾镇南的推荐。是的,所谓描述式的概念,是从外在着眼,而非从本质出发。因此,它“不能准确地概括文学评论”,比如蒂博代所说的“自发的批评”,在其阐述中,也称为即时的批评。这张“网”存在漏洞。在我这样的业余选手来看,用此“网”捕鸟必有收获,而曾镇南这样的高手一过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怎么能对前辈的敏锐不去欣赏?

所谓理论,讲究的是准确、严谨、精妙之美;所谓概念,讲究的是内涵、本质、形式之间的对立统一之趣。概念是开展评论的工具,用概念演绎理论的逻辑之美,有发明之趣,也有捕获之趣。作为一个文艺批评爱好者,理解到这一层意思,算不算也是一种进步呢!